

# 飞铃（中）

## 第十六回 天侯七英 驱虎吞狼

白天平心中大奇，暗道：就算这老苍头和人勾结，现在应该听到警兆了，怎的偌大府第，竟无人问事一般。

只见巴二娘把十位煞星分别安排在庭院暗影中，埋伏起来，单单留下了白天平。

那老苍头已然自行回到大门后面一座下房中。

巴二娘回顾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跟着我。”

白天平知道对方已了然了解自己的身份，心中很是怀疑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干什么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跟着我就是，看我的手势行事。”

白天平心中虽然疑云重重，但他却无法多问。

巴二娘低声说道：“紧随我身后。”举步向大厅中行去。

白天平急行一步，人已到了巴二娘的身后，两人相距，也就不过是一尺多些。这时，白天平只要一出手，掌力就可以击中巴二娘的背心要害。

暗算了这位统率煞星的人物，十煞星自然会威力大减，但他对巴二娘了解得太少，分明对方已发觉自己的身份，但她对自己并没有任何行动。

默察巴二娘，确有绝对控制十煞星的能耐，只要刚才她一声令下，九煞星立刻可以出手围击自己，但她并没有这样作。就这心念转动之间，巴二娘已进入了厅中。外面夜色幽暗，厅中更是黑暗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巴二娘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燃起灯火。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暗道：难道这厅中早已藏的有人吗？心念转动之间，忽见火光一闪，大厅中燃起了一支火烛。烛光下，大厅中的景物，顿时清明可见。

只见那大厅中端坐着一个鬓发如霜的青衣老人，在那老人的身侧，站着一个小十四五岁的童子。那童子身着淡蓝色紧身短装，足登鹿皮软靴，腰里挂着一柄短剑。年幼不识愁滋味，小童子紧紧的皱着眉头，小脸上，也是一片冷肃的神色。

只听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巴二娘，只有你一个人来吗？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还会有人来的，只不过，我先到一步罢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原来，他们是旧识。

白发老人黯然说道：“堡主会不会来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大概会吧！不过，他几时来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老爷子约的人，几时会到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老夫要他们五更时分到，但他们几时来，老夫也无法肯定，有一件事，你们想的是太如意了……”

巴二娘道：“哪一件事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他们都是见识广博的人，这法子能够骗得过他们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如是骗不到他们，那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了。”

白发老人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夫明白你言中之意，但我只能尽我之力，能办到多少是多少了。”

由两人谈话中，白天平感觉出，这老人受到了威胁，同意了武家堡中巴二娘带人在这里设下埋伏，要对付一些人，而且这些人，都是受这老者邀约而来。

巴二娘虽然是受命作为屠手，但她对那老人仍然很客气，笑笑道：“老爷子、你是明白人，这件事不能怪我。”

白发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双目中暴射出两道森寒的光芒，扫掠了白天平一眼。

白天平只觉他目光如刀，分明有着很深厚的内功，不知何故，甘受这巴二娘的威迫。

只听白发老人接道：“你们来了好多人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不多，老爷子，只有十几个人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我想，那都是绝顶的高手了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等一会，你就可以得到证明。”

白发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从未做过这样的事，在人威胁之下，做出这等叛经离道的事来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爷子，任何事，都要有第一次，是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这是我终身之耻，倾西江之水，也无法洗去这个污点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爷子，你一生行事，受人敬重，做过了千千万万件好事，偶尔做一件不太妙的事，那也算不得什么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也能分辨好坏，这倒是一桩很奇怪的事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是替你老爷子想，你如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那就不会痛苦了。”

白发老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把他们约来，但我没有答应你们，帮你们对付他们是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不错，以你老爷子的德望，这等杀人的事，我们也不敢有劳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这样决定了，你可以出去了！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为什么？在这里和老爷子聊聊不行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不行，我这次受你的威迫，以一生信誉，替你们办了这样一件见不得人的事，心中很悲痛，我不愿看到你，因为，看到你们，我很可能会改变心意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我想，你没有机会改变了。”

白发老人霍然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我可以先行示警，让他们知道我这里早已有人埋伏于此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你如是一示警，你那一对可爱的孙儿、孙女，岂不要立遭处死吗？”

白发老人突然间，泄了气似的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巴二娘突然神色一整，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就在这大厅中接见他们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想告诉老爷子，如是有了出卖我们的行动，你那双宝贝孙儿、孙女，会为我们填命。”

白发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如真敢伤到他们，老夫会要你们十条命偿还一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爷子，大家在江湖上走动嘛，用不着这样吓人。

白发老人道：“老夫一向言出必践。”

巴二娘回望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我们说的事，你都听到了？”

白天平不敢开口说话，只好点点头。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侯老爷子虽然已封刀归隐了十几年，但他的声威，仍然在江湖上十分响亮，而且，十几年来，侯老爷子的功夫，也没有搁下，反而是愈见精进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忖道：这巴二娘奇怪的很，他和我说这些事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但又闻巴二娘接道：“侯老爷子当年纵横江湖，五十年中，未遇过敌手，七十封刀退休，如今该是八十多岁了，但却鹤发童颜，不见老态，六十花甲大寿那年，被贺寿的武林高手，尊称为天侯老人，那是天下第一的意思。”

白天平望着巴二娘，但却始终想不通巴二娘的用心何在。

天侯老人也有些不明白巴二娘的用心，那白天平，明明只是从人的身份，巴二娘似乎是用不着把这些事，解说给白天平听。是故，两个人瞪着四只眼睛，望着巴二娘呆呆出神。

巴二娘笑一笑，望着白天平接道：“现在，你可向老人家领教几招试试。”

白天平暗道：好恶毒的女人，我还道她有心向善，故意替我掩遮，想不到，她竟然是要借刀杀人，要我和天侯老人动手。

天侯老人双目打量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这位是什么人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武家堡一位杀手。”

天侯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一位杀手，也要和老夫动手吗？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替旧人，老爷子虽然武功盖世，可惜的是年纪老迈了……”

天侯老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你不用激将，老夫虽然年迈，但自信还可以和人动手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所以，我也想让老爷子求证一下，看你是不是真的老了。”

天侯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夫封刀之后，就未再和人动手，但对武家堡中人例外，但老夫倒希望和你动手一试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只要能胜了我的属下，再和我动手不迟。”

天侯老人似是对武家堡中人，积恨很深，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好！现在就动手试试吧！”

巴二娘笑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现在的时机不对，要动手，也得有点限制才成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什么限制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时间，因此我希望你们拼搏限于十招之内……”

天侯老人接道：“太多了，何不改作三招为限？”

白天平对那天侯老人，原本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之心，盘算着如何帮他免于威胁，悬崖勒马，别做出这等不义之事。

但见他为人自负和狂傲，不禁心中有气，暗道：你已是退休的人了，怎的还是这大的霸气，倒要试他几招才是。他心中风车一般，转了很多的念头，但却一直未开过口。

巴二娘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出去，向天侯老爷子领教几招，不过，双方只限三招，而且点到为止，不许伤人。”

白天平口中应了一声，缓步行出。

他心中已对天侯老人有了成见，也想到了这天侯老人武功的高强，所以，举步而出时，已暗中提聚真气。

天侯老人双目凝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亮剑。”

白天平双目中暴射出冷冷的寒芒，凝注在天侯老人的身上，既未开口，亦未拔剑。

但天侯老人已从白天平那双冷厉的神光中，瞧出了他内功的深厚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人双目神芒精湛，内功定然不弱。

只见白天平突然一扬右掌，近胸拍去。

天侯老人经验是何等的博广，一看白天平拍出的掌势已知道暗藏着很多变化。但他心中恨透了武家堡中人，右手一挥，直向前面推来。

白天平暗道：天侯老人年过古稀，还如此火气，又不能坚持晚节，心疼爱孙，身受威迫，就做出离经叛道的事，该让他清醒下才是。心中念转，掌力加速，硬迎上去。但闻砰然一声，双掌接实。

白天平被震得退了两步，但天侯老人，也不禁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天侯老人呆了一呆，暗道：武家堡中一个杀手人物，武功就如此了得，看来，这武家堡中人，的确是不可轻视了。心念转动

之间，白天平欺身攻了上来，又拍了一掌。天侯老人暗运十成功力，迎向掌势，准备一掌把对方重创手下。

双手触接，内劲交拼，立刻间，卷起一阵掌风，旋流激荡，吹起了巴二娘身上的衣袂。天侯老人大喝一声，又是一掌劈下。

白天平是有意让他警觉，全力接下一掌。

三掌硬拼过后，白天平顿有着血气浮动的感觉，暗惊这老人内功的深厚，千万不可使他落入武家堡的控制之下。心中盘算，人却飘然而退。

天侯老人望着白天平飘然而退的身手，呆呆出神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对方那点年纪，竟然能和他对了三掌，而毫无损伤。

他呆呆的望着飘然退到巴二娘身边的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巴二娘，他是哪一门下弟子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本门网罗天下士，出身于哪一门派，并不重要……”笑一笑，又接道：“我要他和你老爷子对拆三掌，用心要给你增加一些信心，要你知道，武家堡中，人才鼎盛，我们能应付任何的变化，也好让你放心。”

天侯老人默默无言，心中却是暗暗盘算道：只瞧那人和我对掌的情形，确已具有消灭今晨来人的气势。

登时，眉宇间泛起了一重隐忧。他不再瞧看巴二娘一眼，缓缓在木桌旁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。他目光痴呆，望着厅门外面的夜空出神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白天平和他硬对三掌，不但打消了他的傲气，而且也似是打去了他的希望。

巴二娘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天侯老人靠不住，咱们先把 he 收拾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老人武功过人，千万不能让他身受暗算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收拾天侯老人吗？”

这句话说得声音很高，至少，天侯老人应该听得清清楚楚

但天侯老人，不知在想什么，竟似未闻一般。

巴二娘回过头来，双目中冷芒如电，逼视着白天平，道：“你这是背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巴二娘，谢谢你给我很多的掩饰机会，所以，我不愿伤害你，其实你是个很重要的人，至少，你可以指挥九名煞星。”

巴二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有！所以，我也替你留下了很多的面子，但你不能下令杀死天侯老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但非杀他不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巴二娘，你能统治这些煞星，只怕是别有奇术，而不是凭仗武功，别忘了在下不是煞星中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敢和我动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还要不要再回武家堡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去了，我已经知道很多了，用不着再去。”

巴二娘心中似是有着很大的矛盾，沉吟了一阵，突然转身向外行去。

白天平突然急横一步，拦住了巴二娘的去路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娘，希望你多想想。”

这时，天侯老人已经听到了两人争吵之声，不禁一呆。他对煞星人物还

不太了解，但他知道巴二娘统率了一批形如半疯的人手，这白天平自然是其中之一了。

原来，天侯老人还未把这些煞星中人放在眼中，但他自和白天平动手之后，突然有着一种悲伤的感觉，感觉到巴二娘统率这些人，确有伤害会聚于此几位故交的实力。

忽然间，白天平和巴二娘冲突了起来，天侯老人自然有着极大的关心。

但闻巴二娘沉声说道：“你受不住九大煞星的围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他们出手之前，你将先受在下的全力攻袭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我统率这些煞星人物，难道就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，“也许你巴二娘确有过人之能，不过，你未必能胜过在下和天侯老人的联手。”

巴二娘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根本不认识天侯老人，怎会联手？”

天侯老人冷冷接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你们不守信约，自然也无法要我守约了。”

巴二娘楞住了，她心中明白，如是天侯老人真和白天平联手，自己决难抗拒三招，如是两个配合的佳妙，也许连一招都接不下来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转向天侯老人，道：“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事情对老夫有利就行，他只要一出手，老夫立刻出手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就在下所知，今宵到此的人，埋伏在天侯府中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十大煞星，在下除外，还有九人，这些人，都为巴二娘所统率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夫听闻这些杀手，个个身受控制，难以自禁，但你……”

白天平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在下白天平，混入武家堡煞星群中……”

天侯老人双目凝注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年轻人，你的武功、勇气、胆识、机智，看来无不上乘，老夫又看到了一代新希望了。”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夸奖……”

目光转到巴二娘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巴二娘，你们组织的残忍、冷酷，你已目睹，难道定要等到火烧身上，才会觉悟吗？”

巴二娘冷冷说道：“我又没有背叛上司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话虽说得不错，但贵上允许你这样狡辩吗？”

巴二娘沉吟不语。白天平道：“二娘，你肯为我遮掩，在下就有了一种感觉。”

巴二娘道，“什么感觉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似是早已存下了改邪归正、弃暗投明之心。”

巴二娘冷冷说道：“我未入邪道，怎会改邪，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前辈不肯承认，但你举步行态，早已流现出对那武家堡的不满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信口胡言。”

巴二娘举步向外行去。

白天平一横身，拦住去路，道：“二娘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难道还要犹豫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娘可以立刻下令调入九位煞星，对付你们。”白天平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不论成败，你就非死不可。”巴二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奉命尽出煞星，对付那些人，对贵堡而言，那定然是十分重要，所以，才让你尽率十位煞星出手，你如无法完成此行任务，只怕是很难复命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再说，别人怕这些煞星人物，在下却不怕……”

巴二娘接道：“新来的五个不同，他们武功，强过前一辈的煞星。”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论那些煞星武功如何高强，我都不怕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煞星之所为人所惧，是他们那股凌人的煞气，和悍不畏死的猛攻，就算是武功强过他们的人，也被他们这等气势所震慑。其实，他们因为身受控制，刀招、剑法，纵然诡变万分，但他们因为神志不清，有不少破绽，那就是他们的致命伤。你们可以训练煞星，在下就是煞星的克星，我相信，和我一样的武功，我可以杀他，就算是他们武功高过我的，我也一样可以杀他们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接道：“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别人怕他们，他们就愈为凶厉，我不怕他们，就能找出他们的破绽。”

巴二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要试试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目下的时机不对，他们快要来了，不足半个时辰，天色就要大亮了。”

巴二娘心中也的确有很多顾虑，强忍下胸中的怒火，道：“你的意思，过了今日之后，再和他们一试吗？”

白天平笑道：“二娘怎么想，都无关紧要，但在下只是想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在听着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江湖所以道消魔长，因为正大门派的人，平日太仁慈，不及邪道中人，心狠手辣，所以，往往会功败垂成，在下不愿再犯此病了。”目光一掠天侯老人接道：“老前辈，令孙落入对方之手，确然十分可悲，但你助他们围歼应邀而来的好友之后，未必就能救出令孙，如是不幸为他们所用，那无疑助纣为虐，就晚辈所知，今宵到此之人，是以十大煞星为主，领

导十大煞星的，就是这位巴二娘，如是，咱们能一举制住巴二娘，至少可以使十大煞星失去了统一联手之力，他们各自为战，力量就会减弱了不少，但咱们要一举制服巴二娘，并非易事，所以，在下一出手，老前辈最好能接应。”

天侯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夫糊涂了很久时间，经你这么一提，老夫如大梦初觉，我宁可失去了一对孙儿女，也不能坑了朋友，你只管放心出手，老夫自会助你。”

白天平轻而易举的说服了天侯老人，确使巴二娘大感意外，但见天侯老人脸上坚决的神色，知非虚张声势，如是这两人真的联手出击，自己确难抵挡。一时间，竟有无所措施之感。

白天平吸一口真气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娘，事情已经很明显，二娘应该作一抉择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什么抉择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无法完成此行的使命，必然会身受重罚，再回武家堡，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可是想劝我和你们联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要你巴二娘才能决定，在下只是说明利害，二娘觉着应该如何？悉听尊便。”

巴二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发现了在下身份之后，未予揭露，而且暗作掩护，足证二娘对武家堡中的人人事事，并不满意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就算不满意，但也不会和你们合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和我们合作，你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，他们不会再用一个对他们有过不忠实纪录的人。”

巴二娘冷冷道：“你说够了吗？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娘，你在武家堡未揭穿我的身份，也许是别有用心，也许是基于一时的仁慈之心，不忍害我，不管为了什么理由，我都很感激，但目下情势，我和天侯老前辈对过几掌之后，心中已然有数，你率领的九煞星，如是单打独斗，无人能胜过天侯前辈，但如你们另有援手，再加上九煞星的灵活运用，我们就很难抗拒，能够调动九煞星的，似乎只有你巴二娘……”

巴二娘接道：“你们准备对我下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委屈你了，看来是非得如此不可了，如是二娘甘愿服输，让咱们点了穴道，既可免去参与这一场杀戮，亦可不致受武家堡中的怀疑……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不会束手就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动手相搏起来，就难免失手伤人。”

巴二娘突然一侧身，直向厅外冲去。

白天平身子一晃，右手五指疾出，扣拿巴二娘的腕穴，左手却疾快的拍

出一掌。

巴二娘避开白天平的擒拿，但却无法避开白天平的掌力。只好挥手硬接了下来。

白天平掌势甚猛，震得巴二娘连退三步，又到了原来的位置。

巴二娘未料到，这年轻人武功竟然是如此的精纯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白天平神色凝重，冷肃地说道：“二娘，一身卷入武林是非恩怨之中，只怕很难免死于刀剑之下，这就叫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，不过，人生百岁，难免一死，只要能死得心安，那就死而无憾了。”

这几句话大义凛然，不但听得巴二娘垂首不语，就是那天侯老人，也不禁听得暗叫了几声惭愧。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二娘，我想你必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但目下的情形，已到了无法两全之境，二娘如不肯改邪归正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咱们作一场生死之搏了。”

巴二娘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可是想指挥九煞星吗？”

白天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也能指挥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能！只要我告诉你如何指挥，你就可以指挥他们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如肯指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巴二娘淡淡一笑，道，“法不传六耳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

白天平依言行了过去，暗中却运气戒备。

巴二娘口传手比，竟然真把指挥九煞星的方法，传给了白天平。

白天平很用心的学，那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，白天平很快的记熟心中。

巴二娘叹口气，道：“你的确很聪明，现在你和我一样，已经完全可以指挥九位煞星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二娘，你把这些隐密，传授于我，用心何在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传授给你，就可以考虑我自己的事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听她口气，似乎是自己早已有了打算，不知她要准备怎样？心中念转，口中却道：“二娘准备……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要走，准备离开这里。”

白天平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二娘到哪里去？”

巴二娘摇摇头道：“我没有一定的去处，不过，我并不畏惧这些，大不了一个字，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其实二娘心中早已辨明了是非，所以甘受人困，自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因此，在下希望你能够多想想，既然二娘连死都不怕了，为什么还要顾虑别的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年轻人，有很多事你不懂，不是身受的，你也想不明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正因为在下不懂，所以，才想请教二娘。”

巴二娘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管我的事，我要出去了。”

白天平闪开身子，道：“二娘一定要去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要去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一定要去，在下不便拦阻了。”一闪身，让开去路。巴二娘举步向外行去。

天侯老人望着巴二娘，不知道是否应该出手拦阻。

巴二娘的举动很快，就这一眨眼间，人已行出了大厅。一离大厅，巴二娘的脚，突然放慢了下来，缓缓向前行走。

白天平望着巴二娘的背影，心中忽然生出了黯然的感覺……但见巴二娘向前行走的身子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缓缓的倒了下去。白天平急急一跃，穿厅而出，一伸手，抓起了巴二娘的身子。

只见巴二娘脸上带着凄凉的笑意，一把匕首，由前胸直插进去，直没及柄。

白天平急急叫道：“二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？”

巴二娘脸上泛现出凄凉的笑意，道：“年轻人，我没有别的法子，我也受到了控制，无法自主，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……”

声音突然低弱，终至难以听闻。

白天平伸手一探巴二娘的鼻息，竟已气绝。

白天平放下巴二娘的尸体，黯然说道：“我要把她埋起来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唉！少侠，把她放在原地……”

白天平冷冷道：“让她曝尸风雨日晒之下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少侠，别误会，这是她选择的死亡地方，必有她的用心，她可以死在厅中，也可以再走远些，但她却选择了这地方。”

白天平哦了一声流目四顾。这是大厅中九步以外的庭院中，每一个厅院角落中，都可以清楚的瞧到这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。白天平心中明白，至少，布守在庭院四周的九煞星，瞧到了这幕悲凄的画面。但九个人却无一个出声，似乎是巴二娘和他们很陌生。

天侯老人低声道：“少侠，请入厅中坐坐，老朽还有很多事情奉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的尸体，就摆在这里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是的，她选的地方，一定有她的作用，再说，等一会儿的恶战，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如是咱们还能活着，再盛殓她的尸体不迟。”

白天平没有再说话，举步行入厅中。他心中明白，此刻的时间，宝贵得很，他必须争取每一寸的光阴。

天侯老人随后入厅，道：“少侠，你也许还不太了解老夫的出身，但现在，咱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说了，先说今晚发生的事情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却未接口。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朽今晚约好了六个人来，这六人都是当年老夫知己朋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也都是武家堡指定你约集的人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他们只指定我约集了四个，但我约集了六个。”

白天平哦了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天侯老人，脸上是一片神驰往事的奇异神色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们七人聚齐了，曾经对付过武当的五行剑阵，和少林罗汉阵，因此，武林中曾一度传出了天侯七英的盛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叫天侯老人，想来是七英之首了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错……”一顿，道：“老夫这次约了六个兄弟到此，准备和武家堡好好的谈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谈什么？”

天侯老人叹道：“要他们放出老夫的一对孙儿、孙女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定然要有条件了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自然，他们不会白放了老夫的孙子，不过，我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准备得这么周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现在，老前辈准备怎么打算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看到了巴二娘的死，使老朽很惭愧，唉！似乎是太过自私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巴二娘的死，使九煞星失去了指挥之人，也使他们的威力，减少了很多……”

天侯老人奇道：“那巴二娘不是把指挥九煞星的方法，传授给你了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老前辈，但我想他们还有指挥九煞星的人。”

天侯老人双目中突然暴射出冷厉的神光，道：“少侠，就算九煞星不听你的指挥吧！合我们七英之力，也可以和他们一决生死。”

白天平无限诚敬地说道：“老前辈决心不受他们的威胁了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巴二娘是个妇道人家，一旦觉悟到身处窘境，无法两全时，就不惜舍身而死，老朽怎会为一对孙儿、女的性命，受他要胁？再说，看武家堡这等布置，也没有准备放过老朽和六位兄弟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老前辈有此决心，咱们就好商量迎敌之策了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少侠只管吩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我们必须设法，接应你那六位兄弟，进入天侯府中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错，七英联手，威力何止增加一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能战则战，不能战立时撤走，目下不是意气夺名之争……”

天侯老人接道：“咱们撤向何处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和丐帮中，有一个约会之地，能和丐帮合在一处，实力就更为增加了。”

天侯老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就依少侠之见。”

白天平简略地道明了和丐帮会合之处，天侯老人一一记入心中。

天侯老人略一沉思，道：“少侠，你可记得那九位煞星埋伏的位置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记得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你何不试试巴二娘授你指挥九煞星的办法，看看能否指挥九位煞星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是老前辈提醒，在下倒是忘怀了，如是她传授的方法很灵，我先把他们的位置调动一下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朽暗中接应，少侠只管前去。”

白天平行入庭院之中，仔细的看过了四周形势，立刻用出了调动九煞星的讯号。果然，埋伏在庭院中的九位煞星，一齐行了出来，在白天平身前列成一队。白天平心中大喜，立时调动了九煞星的位置，一面暗中观察他们反应。

只见九位煞星中，有三人目光转动，神色间有些趑趄不前。

白天平暗暗吸一口气，把功力凝聚在双手之上，如是这三人有了反抗的举动，立即施下煞手。但见三个煞星呆呆站了一阵之后，缓缓转身而去。

九个煞星愈走愈快，行向了白天平指定的位置。

白天平又望了巴二娘的尸体一眼，缓缓行入厅中。一面却在苦苦思索巴二娘死于那大厅之外的理由，除了要九位煞星瞧到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作用？

天色微现曙光，已是将近黎明的时分。

白天平镇定了一下心神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那六位兄弟该来了吧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是的，他们该来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会不会失约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会，除非他们死了，只要有一口气，他们都会赶来。”

白天平听那天侯老人说的斩钉截铁，倒也不能不信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老前辈这府上还有些什么人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我，一个看门的苍头，一个陪我的剑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别的人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那已离开了天侯府。”

白天平正待接言，突然一阵长啸声，传了过来，划破了黎明的宁静。

天侯老人道：“是老二。”

语声甫落，一个人影，疾如陨星飞泻一般，落到了大厅门外。

借厅中烛火看去，只见来人年在六十开外，一袭青衫，留着花白长髯，背上插着一柄长剑。一抱拳，道：“见过大哥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二，路上有什么事吗？”

青衫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事。”目光一惊白天平，转到厅外的尸体上，道：“这地上的是什么人……”

天侯老人接道：“巴二娘，武家堡中煞星的领队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小弟一路行来，发觉了天侯府外有很多的埋伏……”目光突然转到白天平的身上，道：“这位是什么人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白少侠，晚一辈中杰出的人物，混入了武家堡煞星群中，唉！如非白少侠，也许老夫会造成一次无法弥补的大错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什么大错？”

白天平已瞧出天侯老人确有悔意，如若据实说出内情，徒乱人意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天侯老前辈约晤诸位的隐秘外泄，天侯府外，已被武家堡中人团团围起。”青衫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封刀归隐时，曾约我等每一年驰报平安一次，三年聚首一次，这次大哥遣人传柬，邀约天侯府中会晤，小弟已想到了必有非常变故，所以我来时，十分小心，果然，发现了天侯府外甚多埋伏。”

天侯老人目睹白天平替自己掩遮了过去，心中大为感激，暗道：这年轻人不但武功、才慧过人，就是这份气度，也是人所难及了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二弟，看他们埋伏的情形如何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人手似是不少，而且厅院中，也有埋伏……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厅院中人，都是武家堡中煞星，也是这次对付咱们兄弟的主要人手，但巴二娘临死之际，却把这统率煞星的机密，传授了白少侠，目下这些人，倒变成咱们的人手了。”听得如此夸赞白天平的能干，青衫老人忍不住多看了白天平一眼。白天平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笑道：“天侯老前辈太夸奖了。”

天侯老人突然一整脸色，肃然说道：“二弟，咱们十几年前，封刀归隐，那时，江湖一片平静，但咱们却忽略了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，事实上，却正有一空前未有的组合，正在扩展阴谋，如今，这组合已然正式的出动了……”

青衫老人接道：“大哥，说的可是武家堡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武家堡只是他们分舵，但他们却借武家堡和江湖上各正大门户，一决胜负，不幸落败了，他们就销声匿迹，准备日后卷土重来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，“小小一个分舵，能有多大力量，敢和各大门派对抗。”

天侯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自然，那不止一个分舵的力量，照老朽的推断，他们是把全组合的精锐，集中起来，借武家堡这处分舵，和江湖上正大门户对抗，唉！老二，你知那武家堡中的堡主，是何许人物吗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小弟不知，咱们归隐那年开始，除了三年兄

弟会晤之外，就未离过居处一步，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隔阂甚深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唉！这个人，咱们都认识，而且还和咱们订过交，尤其和你最谈得来。”

青衫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小弟实在想不起来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田无畏。”

青衫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！不可能吧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如是别人告诉我，我也不会相信，但他确实确实是田无畏。”

青衫老仍似有些不信地道：“大哥，是你亲眼看到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自然是亲眼看到了，他还访过天侯府，唉！二弟，如不是田无畏那身武功，谁能轻易掳去你那一对侄孙儿？”

青衫老人双目一瞪，道：“怎么？他们掳去两个孩子？”

天侯老人黯然说道：“老二，别激动，坐下来，咱们慢慢商量一下。”

青衫老人已感觉到处境危恶，似乎也不是单凭武功能够解决得了，依言坐了下去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田无畏一代人才，小弟和他交往时，发觉他满怀抱负，仁侠自任，怎会跑到武家堡去做了堡主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咱们二十年前和他论交，他只是一个二十三四的少年，那时，他还心性未定，满怀仁侠，可是他二十年后，却变成了一方枭雄，更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找上了我的麻烦。”青衫老人脸上泛现出一片怒容，道：“想不到，这小子竟然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二，目下，这天侯府内府外的埋伏，都是田无畏派来的属下。”

青衫老人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，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大哥，你约了我一个人来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我的齐了咱们兄弟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大哥要他们几时聚齐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今天黎明时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他们应该到了。”

天侯老人向厅外瞧了一眼，道：“应该来了。”

青衫老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小弟去瞧瞧看。”

天侯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老二，不可冒险，再等一会。”青衫老人道：“他们会不会受到拦截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你没有受到拦截，他们也应该不会。”白天平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有人来了。”两人微微一怔，凝视倾听。果然，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传入耳际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身着青衣，年龄相若的人，先后行入厅中。

白天平细看来人，大约有五旬以上，每人背后，都背着一柄长剑。

两人一进厅门，先对天侯老人一抱拳，叫了一声大哥，又转身对那先来的青衫老人抱拳一礼，叫了一声二哥。

天侯老人道：“现在还有老四、老六、老七三个没有到。”语声甫落，厅外已响起了笑应之声，道：“大哥函召，小弟等怎会不如约而来呢。”

又是三个青衣人，鱼贯而入。

天侯七英背上各插着一柄长剑。

天侯老人目睹兄弟会齐，豪气顿发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们过来，我替你们引见一位高人。”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晚辈白天平，见过诸位老前辈。”

天侯老人一一替白天平引见。

依序是天侯老人，昔年的天王剑侯瑜，老二多臂剑沈天义，老三追魂剑韩山，老四飞凤剑施进，老五三手剑何刚，老六飘花剑彭俊，老七寒煞剑苗雨田。

多臂剑沈天义缓缓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可曾看到天侯府外的埋伏了吗？”

韩山等五人齐齐点头，道：“发觉了，府内府外，都有很多的埋伏，小弟不知内情，故而也未予过问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咱们兄弟封剑归隐，但却被人欺上了头。”

寒煞剑苗雨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二哥，怎么回事，什么人欺上了头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有人掳去了大哥的一对孙儿女。”

韩山道：“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？”

天侯老人侯瑜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那人原是咱们兄弟的旧识，且为咱们兄弟一向许为后起江湖之秀的田无畏……”

飞凤剑施进双目一瞪，道：“田无畏，这小子，竟然如此的倒行逆施，掳去了大哥的孙儿女。”

沈天义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咱们兄弟封剑之时，曾经金盆洗手，决心不再问江湖是非，如今情势迫人，咱们不得不重出江湖了。”

追魂剑韩山神情冷肃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虽然洗手封剑了，但也不能眼看着大哥一对孙儿女被人掳去，而不闻不问，兄弟之意，咱们立时焚香告天，启剑重入江湖。”

侯瑜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为大哥的私事，让你们毁弃誓言，重启杀伐，小兄心中不安得很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大哥，不用为此难过，就算大哥那对孙儿女，没有被人掳去，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江湖上魑魅横而行，坐视不问。”

韩山回顾了侯瑜身侧的剑童一眼，道：“摆上香案。”

剑童应了一声，立刻动手摆上香案。他年纪虽然不大，但手脚却是十分迅速，不大工夫，香案备齐。

白天平一直静静的站在一侧听着，眼看几人摆上了香案，就要焚香告天，启剑重入江湖，立时，举步行向大厅门口。

沈天义燃起了一束线香，交到了侯瑜的手上。侯瑜神情严肃，双手捧着束香，缓缓行到了香案前面。

这当儿，突然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三条人影，陡然出现在大厅前面。

来人正是武家堡主田无畏，左右两侧，紧随着两个青衣剑童。田无畏目光一掠巴二娘的尸体，脸上突然泛出惊愕之色，神情不禁一呆。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田堡主，很意外是吗？”

田无畏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杀了她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人杀她，她自己用匕首刺入了心口，以你田无畏的阅历，不难看出内情，在下说的是真是假。”

田无畏冷冷道：“她为什么要自绝而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因为她人性未泯，自知活在世间，对武林大有损害，但她又无能自拔，所以，只有以死谢罪了。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死得不值。”

白天平心中听得一动，暗道：“听他口气，并不像对一个下属的惋惜，这巴二娘在武家堡中，身份纵然不及田无畏，但也不会相差得太远。”

这时，天侯七英，已然在天王剑侯瑜率领之下，拜于香案之前，口中喃喃祈祷。

白天平心中大感紧张，生恐田无畏突然下令，分由各处冲入大厅，自己纵然能够守住厅门，但却无法防止敌人由四处窗户冲入，或是用暗器偷袭，自己一人之力，那就无法防止了。

天侯七英，大约是也知道目下处境的凶险，焚香告天，只求再解除心里一层束缚。很快的祈祷完毕，站起身子，撤走了香案。

天侯七英撤去了香案之后，每人的脸上，都呈现出肃杀之气。

多臂剑沈天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田无畏，你还认识咱们七个人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沈二爷，咱们久违了。”他撇开天侯七英，单单叫了一声沈二爷，那是显然对沈天义有一份特别交情了。

沈天义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田堡主啊！你还记得我沈天义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昔年沈二爷和田某论交，岂不记不得的道理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咱们天侯七英和你田无畏论交，大概也没有屈辱你吧？”

田无畏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沈二爷，言重了，不过，人和人不同，田某和你沈二爷，特别投缘，一别二十年，情意如昔，念在故交份上，田某放你一马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沈天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让我走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是的，沈二爷，岁月不再，英雄暮年，你一把年纪了，何苦再为江湖是非，沾染杀孽呢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唉！田无畏，咱们多年不见，你练的好一张利口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田某说的实话。”

寒煞剑苗雨田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二哥，用不着和这小子罗嗦了……”一闪身穿出大厅，接道：“姓田的，你过来，让七爷掂量你一下，这些年来，你有了多大气候，敢如此狂妄。”

田无畏森寒的目光，一掠寒煞剑苗雨田，冷冷说道：“苗雨田，你真想试试，咱们自然有动手的机会，不过不是此刻……”

苗雨田已然向前行出了五六步，手握剑柄，冷冷说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，在下觉着现在和等一会并无不同。”

田无畏突然回顾了左侧的剑童一眼，道：“去带他们进来。”

苗雨田看那田无畏对自己全不理睬，心中大怒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正待欺身而上，突闻侯瑜叫道：“七弟，且慢出手。”向前冲奔的苗雨田，只好停下了脚步。